

專題論壇之二：“全球化：機遇與挑戰”

全球化：機遇與挑戰

- 吳軍華 日本綜合研究所首席高級研究員

中國, 南京 - 2001 年 9 月 17 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日本中華總商會。他們的推薦，使我邁出了通往“專題論壇”的第一步；更要感謝經叔平主席，他的熱情邀請使我得以有機會榮幸地參加這次全球華人地盛會並發表自己地意見。

由於工作需要，從東京到香港，從香港到美國，我經常應邀就經濟形勢和發展戰略問題談談自己地想法。作為一個從事經濟研究地學者，我為自己能夠為社會貢獻有限地才智而感到欣慰；但同時，我卻時常有那麼一些遺憾和愧疚。因為，作為一個舊居海外地中國人，我始終為未能有機會在這 960 萬平方公里地土地上直接為魂牽夢繞的祖國進言，為祖國的改革和發展事業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可能因為如此，儘管，我曾自以為已經習慣於站在講臺上面對眾多的聽眾，但此刻，我卻很難將自己激蕩的心情平靜；儘管，我對自己的研究報告總是那麼的充滿自信，但此刻，我卻惶惶不安；我能在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上向祖國親人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同胞姊妹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嗎？此時此刻的我，唯一可以毫不猶豫說的是我將盡我之所能。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全球化：機遇與挑戰”。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已經被海內外專家，學者反反復復論述了無數次的題目。作為後來者，我還能談出新鮮而獨特的觀點嗎？自從決定接手這個題目以後，我一直在琢磨。坦率地講，我不是那麼地充滿自信，但起碼希望下面的 20 分鐘不會成為在座各位午休的時間。

我想主要從兩個角度就這個題目談一下我的想法。

首先，是“全球化”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或者說“全球化”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其次，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來自“全球化”的挑戰，將“全球化”為我所用？

“全球化”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先簡單地對討論的物件“全球化”下一個定義。

什麼是“全球化”？應該說，根據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概念，可以對它有不同地解釋。今天，我在這裏說要講的“全球化”是基於這樣一種理解：即，“全球化”是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超越傳統民族國家國界和社會制度差異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以實現最優配置的過程和結果。也就是說，這裏的“全球化”實際是一種經濟“全球化”。那麼，“全球化”究竟給我

們的究竟帶來了一些什麼影響呢？概括地說，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全球化”增加了各國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和不穩定性。看看時下美國經濟的一舉一動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就可以知道，“全球化”與各國經濟波動的同步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歷史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 19 世紀下半期到 20 世紀初，曾有過一個“全球化”相當發達的時期，而我們知道正是在那段時期，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波動具有很強的同步性，以致于當我們談起 1929 年的大蕭條時總是說“世界經濟大蕭條”，而不說具體是哪各國家的經濟危機。

“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第二個重大影響是全球性世界市場的形成。

全球性世界市場的形成意味著資源可以在全球的範圍內得到有效的配置，任何國家和企業，甚至個人都可以在國際大分工中揚長避短，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和方法。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在經濟領域裏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證明我們在迎接和利用“全球化”所給我們帶來的第一波挑戰和機遇上是成功的。在經濟發展速度大大領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同時，中國經濟的貿易和出口依存度分別從 78 年的 9.8、4.6 提高到今天的 46.6、24.4 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不僅沒有拒絕“全球化”，我們還成功地利用了“全球化”。在以“全球化”為背景展開的國際經濟分工合作的過程中，至少到今天為止，我想可以說我們是一個極大的贏家。

那麼，有沒有輸家呢？有人說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全球化”都是一場利大於弊的雙贏遊戲；也有人說“全球化”是一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零和遊戲。靜心而論，應該說兩種觀點都反映了部分客觀現實，既不完全對，但也都不完全不對。我個人，則比較傾向於贊同第一種

觀點。為什麼呢？因為儘管我們不能否認“全球化”下日益激化的經濟競爭對於所有的國家、企業、個人不是完全平等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競爭的起點和競爭的能力有著很大的差異。加之，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通行於國際社會的競爭規則大多由發達國家制定，因而或多或少的有利於發達國家。但我為什麼還是傾向贊同前者呢？因為我認為，“全球化”對所有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發展的歷史機遇，而“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和風險也絕對不會因為國家所處的發展水平、階段不同而不同。事實上，回顧世界各國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歷史可以知道，大凡經濟增長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也就是“全球化”時代的贏者，都是直視“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積極投入伴隨著“全球化”進程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反之，則落後于他人，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敗者。

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南北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拒絕和抵制“全球化”，閉關自守，不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其結果不僅沒有將其所謂民族工業發展起來，反而使其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大落後于世界平均水平。綜上所術，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和衝擊都是一樣的。因為拒絕“全球化”，拒絕由“全球化”帶來的競爭不僅使貧者越貧，而且可以使富者變貧，日本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包括一些美國的著名學者在內的人，一直到 90 年代初還在大叫 Japan as number one,即日本第一，但世界第一的日本為什麼會突然一蹶不振了呢？為什麼以貿易立國起家，

在與國際社會分工合作中得到過最大利益的日本會突然揮舞起貿易制裁的大棒討伐起我們的大蔥、蘑菇、燈心草了呢？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在日本，有那麼一些人出於種種的個人、團體、企業的既得利益而恐懼競爭、拒絕競爭。

過去二十幾年來日益擴大得世界收入差距和日本得經驗無情地告訴我們：“全球化”不是免費午餐，我們唯有不斷得努力、進取才有可能徹底擺脫“窮者更窮”的命運。那麼，如何才能使“全球化”這面雙刃劍為我所用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不管國家，還是企業或個人，都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和機努力取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如何做到這一點呢？爲了保持和提高我們的競爭力，首先要改善我們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以市場競爭原理爲基礎發展起來的“全球化”要求的制度革新並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它所要求的是一種全方位的革新。毫無疑問，決策的前瞻性是我們在日益複雜和瞬息變化的競爭環境中保持不敗的基本條件。爲此，我們需要使我們的宏觀和微觀制度更能相容對經濟決策的不同聲音，使我們的機制更能對不同的聲音作出迅速和適當的反應。作爲時刻關注祖國發展進程的海外學人，早在 1992 年，我便著文主張我國不能依賴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二應將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到擴大國內需求。可是非常遺憾的是，這篇在當時挑戰傳統權威的論文儘管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並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我作爲經濟學人在日本社會的地位，但它卻絲毫都沒有達到它本來的目的。直到 1998 年，在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環境劇烈惡化的情況下我國才被動地啓動了以擴大內需爲中心的經濟政策。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但我們也必須盡力擺脫歷史的束縛。在中國，我們有進行“憶苦思甜”可以教育我們不妄自菲薄，珍惜我們目前的一切；但不可否認，這種滿足於對自我縱向的對比同時可以成爲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自我麻痹的精神麻藥。在泡沫經濟剛剛爆破的時候就不乏有有識之士指出日本所面臨的危機，可爲什麼過了 10 年以後，日本不僅沒有能力走出蕭條的泥坑，反而越陷越深了呢？我以爲，其最大的原因在於一直到今天，從政府到企業、個人，日本社會還缺少進行徹底變革所必須的危機意識。畢竟，從“憶苦思甜”的角度出發，與他們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相比，他們的今天依然還相對甜的。號稱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們。“憶苦思甜”式的思維應該可以休矣，我們所需要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的“球籍”危機教育。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也應該對我們的文化作一個反思。

記得年輕的時候，家父曾擔心我成爲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4 年的大學教育使我透過日本看到亞洲，我成了一個東方主義者。我曾經對西方，特別使對美國文化非常排斥，認爲亞洲國家應該也可以找到具有亞洲國家特色的發展道路。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奇迹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於是，我東渡日本。但在經歷了日本整個泡沫經濟膨脹和爆破過程的同時，目睹經過痛苦調整重新復蘇的美國經濟，我的信念開始了徹底的搖動，我開始對美國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飛越太平洋來到哈佛。短短的一年時間，不可能能使我對美國文化有一個全面的瞭解，但已足以使我對一些傳統的思維作些反思。大家也許知道，有人將美國文化喻爲一盤沙拉，因爲美國的社會是由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組成的。開始在美國的生活後，便馬上感受到這句話的現實涵義。我甚至擔心，一心想學一口標準美式英語的我，但最終學到的可能是夾雜世界各地口音的雜語，因爲在美國，人們是那麼地不忌諱，或者說是自然地操著

帶有各自濃重母語口音的所謂英語，儘管他可能移民 17 年、20 年或更久。長期生活在單一民族國家日本的我，一開始非常震驚，但過了些日子便似乎有了些醒悟：美國確實是一盤名符其實的大雜燴沙拉，而且這盤大雜燴沙拉裏的各種蔬菜、水果都基本保持了原汁原味。但以原汁原味蔬菜、水果為基礎組成的美國社會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凝聚力的同時，由於相容和有效地利用了基本保持原汁原味的各種蔬菜、水果，使得美國能自開國後保持持續向上發展得可能性。

從一盤沙拉得美國想到了中國。對中國社會，素有一盤散沙得形容，而且每每談到這點時總是不乏貶意。其實，仔細想來，一盤沙拉和一盤散沙其實都可以理解為是對一種狀況得不同描述。那麼，中國人社會為什麼會給人缺少凝聚力的感覺呢？或者說事實上，我們中國人社會有時也確實是不夠團結。我想，是因為我們缺少一種東西，一種能將原汁原味蔬菜、水果拌成美味沙拉的沙拉醬，一種能將一盤散沙變成一塊牢固固體的凝聚劑。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企業管理人員如果能給大家提供一種類似美國夢的凝聚劑，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團結一心、從容應對來自“全球化”的挑戰；21 世紀一定能成為中國的世紀，成為中華民族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之巔的時代。

謝謝大家。